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活現形

上海國華
新書局印行



李涵秋著 活現形

活現形



總

目

第一集

- | | | |
|-----|----------|----------|
| 第一回 | 燕語鶯啼三姨繾綣 | 花團錦簇小侶纏綿 |
| 第二回 | 醜小姐工吟新體詩 | 美女伶喬拜老乾父 |
| 第三回 | 入險出險幸脫重圍 | 知恩報恩相逢陌路 |
| 第四回 | 談寶物僮奴發狂言 | 施妙計父子演活劇 |
| 第二集 | | |
| 第五回 | 議婚姻阿翁施扑責 | 劫財物羣盜運機謀 |
| 第六回 | 救貞女英雄入密室 | 避親夫和尚爬曬台 |
| 第七回 | 誤相思佳人遺玉佩 | 工雅謔老賊拽銀鐙 |
| 第八回 | 識喬裝聯牀話風雨 | 整歸轡野店冒星霜 |

上海國華新書局發行

李滿秋著 社會小說

活現形

總目

第三集

第九回 愛真才拜訪女文豪 竊虛名冒充大主筆

第十回 一使忽來禮延賢士 三生有幸巧遇淫僧

第十一回 入騙局貪歡失玉鐲 託知交得意誦歪詩

第十二回 開瓊筵何來裂帛聲 入秘室偷瞰鴛鴦侶

第四集

第十三回 大出喪異鄉逢舊雨 小飲讌學究感澆風

第十四回 聞噩耗千里視親兒 染沈疴一心戀彼美

第十五回 忽來情敵女子負心 大發書癡僮奴治病

第十六回 此衆生相各自下場 看有情人都成眷屬

上海國華新記書局發行

社會滑稽
小說

活現形

第二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五回 議婚姻阿翁施扑責 劫財物羣盜運機謀

安徽滁州城外有一處小小村落，抱山環水，風景天然，住落十幾份人家。都是務農爲業，縱橫阡陌，一望無垠。春來則有事田疇，秋去則豐其倉廩。雖算不得世外桃源，却也是人間樂境。就中單表一所別墅，向南建築，平列着三大間紙窗竹屋，石几蘆簾，陳設得非常精潔。堂屋正中掛着一幅吳道子畫的水墨觀音，觀音底下供奉的是當今萬歲萬歲的牌位。一幅屏聯，上聯是「聖代卽今多雨露」，下聯是「故鄉無此好湖山」，的確確。自相國陸潤庠手筆，上首房間裏有一張書案，案上放着太上感應篇、朱子、孟子、文、昌、帝、君、陰、騭、文、關、聖、覺、世、真、經、十、一、朝、東、華、錄、東、廚、司、命。

神籤還有好幾部。大清縉紳便攬兩方硯台。一方是磨墨的。一方是研硃的。面前擺着一個大錫筆架。遠遠望去好像小孩子耍的麻叉。下首房間便是這主人和他老妻全氏下榻之所。尿壺放在枕頭旁邊。因爲主人年紀老邁。膀胱氣虛。一夜倒要撒上十三四遍。大溺放得近些。順便一點。卽此一端。便可想見主人胸中的經濟。主人姓程。名璧。表字琢如。因他住的地方離歐陽修醉翁亭不遠。由此又自號慕歐。住屋面前是一片空地。周圍用籬笆攔着。兩旁有幾株桃杏樹。根旁邊堆了好些萬民傘和德政牌。年深日久。兩蝕霜侵。字迹已瞧不清楚。遍體都結着纍纍的木菌。琢如不喜歡花艸。却闢出兩畝地來。交給他老妻種菜。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不少天然的出產。他每天五更頭裏起身下床。擱下尿壺。便高聲朗誦的念七遍金剛經。方才盥洗。盥洗已畢。然後大搖大擺。踱向玃蜡廟裏去教讀。

八個小活猴。猴年紀都在五歲以上十歲以下。合村公請的這位琢如老
夫子。輪流供應飯食。那廟因爲年久失修。屋上亂七八糟的。開了許多天
窗。琢如椅子背後。却撐着一柄紅羅罩傘。晴天遮着日頭。下雨又好防着
屋漏。琢如鎮日坐在傘底下。閉目養神。練習他主敬的功夫。任活猴。猴再
鬧得天翻地覆。有時扯他的鬚鬚。有時拖他的辮子。他都像入定老僧。給
他們一個不聞不見。偶然高興。便和一班活猴。猴滔滔不斷的講那正心
誠意。以及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活猴。猴也沒做理會。只對着先生翻大
白眼。這一天剛講到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那幾
句。忽見家裏使喚的一個蓬頭赤脚的小了頭。在廟門外面。將頭一伸。琢
如忙從桌上將他一副多年不曾修理的銅眶大眼鏡。向臉上一套。吆喝
着問道。玉了頭。你是來尋誰的……那了頭。趑趑着脚步。拐上大殿。拿一

個小指頭刁在嘴裏笑說道：「太太叫我來請老爺趕快回去。」琢如正色道：「胡說！青天白日，他請我回去幹甚麼？」（十二字再雋妙不過）了頭又道：「有兩個人抬了木箱子進來，在屋裏和太太嚷吵。」琢如想道：「不錯呀！我今年是預備製一具壽材的，敢莫是棺材鋪裏送得來了？」忙向那了頭問道：「你瞧那棺材有多麼大了？」頭笑道：「不大不大，像老爺這樣狼抗身體，只好裝一隻大腿，琢如急道：「非也，非也，然而不然，或者是你這蠢貨認不明白。」天下豈已有棺材而儘裝大腿者乎……當時便對衆學生說道：「今天早些放學……」話還未完，衆學生書包都已包得現現成成，一闕而散。琢如跟踉蹌蹌跑入自家院落，全氏早已笑着迎接出來，冲着他說道：「阿彌陀佛，我們也過着出頭日子了。」你女兒春嬌巴巴從上海匯給我們五千銀子，適才銀行裏派人送至他和我，要賞號，我取了二百銅錢給他們吃酒。」

他還不依是我用我一頓官話說我們陝西縣知事規矩是這樣差價不能爲你們破了例他們聽着也自走了你試摸了摸我的胸口到時候還有些拍通拍通的跳木箱子還擱在屋裏我拖又拖不動搬又搬不及你知道我心裏歡喜得甚麼似的那一盤葱炒豬大腸你說留着大後天祭祖宗我瞧不如今晚燉出來給你吃罷有洋錢還愁買不到肉……全氏一面說一面便拿眼去瞧琢如的臉色誰知琢如只長長的嘆了口氣頓時流下眼淚來哽咽說道哎呀你這人好沒心肝可憐春兒爲我這不肖父親白白的賣了身體拋頭露面舞袖歌衫憑着人家調笑我撫心自問對不起天地對不起神明他辛苦掙來的錢還念念不忘我們老兩口子把來給我們使用在他雖算是盡孝在我已覺其不慈無論我們窮到甚麼田地他這款子萬萬絲毫不能動得我年逾古稀已無指望倘若他哥

哥春濟學成名立託天庇佑能够再積蓄點私囊還許將來合併上這五千紋銀將春兒身子贖出回家替他好好覓一頭親事好交代我們做父母的首尾依你婦人家的見識恨不把來吃魚吃肉做衣裳製首飾你不害羞我還害羞呢……全氏被他這一頓搶白心裏也覺得有些惶恐搭訕笑道你既有這主意我也不能批駁你不是春兒是你養的也是我養的我豈有個不疼惜他的道理（是好全氏吾敬其人）好在銀子原封不動何不將他仍放入銀行裏每年也生出點利息琢如忙道笑談了笑談了像這樣市儈謀利的勾當我程琢如若肯早做也不至一官落拓解組歸田了我最痛恨那班政客將剝奪來的銀子一古攏兒存放在外國銀行這叫做自刎一刀授人以刃至于本國呢我又有些不大相信萬一倒閉了我怎麼對得住春兒（腐儒不善治生即此可見一斑）然而其言

却不爲無見。我自有的打算。你只出一份力氣跟着我辦便了……自是以後。琢如每逢散學。他便率同全氏攜着笨箕和那鏟扒相度了地勢。便在院落裏東南角上挖了一個深坑。把五千兩紋銀一堆一堆的埋入裏面。又拿土築成一個小墳塚兒。模樣插了木片。親筆寫着「孝女阿嬌埋銀處」。七個大字。（如此招搖。自不免謾藏誨盜矣。此老殊憤憤。）其時剛是初夏天。氣驟熱。日落時候。琢如端了一張睡椅。放在院落青艸地上。揤着胸脯子坐着。無可消遣。便命全氏替他燒水洗腳。全氏忙應了一聲。便向廚下去。走動琢如。先自扯脫了襪子。用手指頭在腳縫裏。摳了好半會。摳出許多脚垢。把來一粒一粒的搓成梧桐子大。搓入鼻孔裏。嗅個不住。兀自稱讚說道。芳香解穢。此其選矣。固知劉邕嗜痴。賀蘭食糞。古人正別有妙悟。非近代衛生家所能夢見。萬物生于穢。萬物復歸于穢。穢

之與潔猶陰之與陽合之則兩美分之則兩傷莊子云道在屎溺吾其爲藩溷之石吾其爲垃圾之箱……琢如正在這裏點頭晃腦全氏已將腳盆取至倒上一桶清水琢如笑道便費心替老夫洗一洗罷我手裏還有寶貝呢棄掉了委實可惜全氏沒奈何便彎下腰捧着那雙臭腳擦洗琢如搭訕着說道孩兒春濟也該放暑假了近來不知他在校裏學了些甚麼把戲我不愁他別的只愁他沾染着時髦惡習回家不肯認我做老子我着實有些耽心全氏笑道你有得沒得的在這裏亂想他不認你做老子難不成跑去認別人做老子琢如瞪眼說道他果然認別人做老子雖異其實究竟還存其名無如社會上這一班青年志士別的文明事業絲毫並沒見他們改革專一撻拳擄袖下死勁的和他們自家老子反對你瞧着罷不到十年怕世界上做老子的都一例要在天衍淘汰之列我何

以說這樣話呢。因爲春濟先前寄信給我，都還稱我做父親大人。前日接到他那封信，忽的將大人兩字取消，這便是先機之兆。將來由父親改稱老哥，一定是在意中。全氏笑道：「這個又怪他則甚？你左右不過是個革職的知縣，連老爺還不配稱呢。」又鬧甚麼大人……琢如覺得這話狠有些刺心，一時性起，提起腳來一踢，踢得全氏滿頭滿臉的髒水。全氏喊了一口，拿起腳布來，便去揩拭。琢如這才哈哈大笑……再說琢如自從埋了那筆銀子，小了頭，免不得到處傳說合村的人無不知道。這事有笑他，歎氣的，有敬他，長厚的。茶餘飯飽，都當做新聞談論，幸喜這村裏都是些安分守業的良民，却沒有人肯去覬覦他的窖藏。惟東莊有個莫寡婦，他的女兒嫁給城裏曹屠戶，其時適值歸寧在家裏，和母親同住，耳朵裏得了這個消息，進城時候，便一五一十告訴他的丈夫。他這丈夫渾名又叫做

酒鬼平日不大學好，只在三五兩舍敲詐些油水度活。雖然開着鋪子，却因屠宰稅太重，每日賣不上一個半個。花豬手頭狠是拮据，連自己的酒資都沒處撈摸。你想他忽然聽見這巧宗兒，焉有個不動心的道理？早短衣窄袖懷裏藏了一柄刃薄背厚的殺豬尖刀，結束停當，悄沒聲的，蹚入村裏來。日間察勘了形勢，三更時分跨入那所院落，拔去木片，挖開土穴，解下搭包，也不客氣，裝得滿滿的，又拿尖刀在地上畫了幾個字，叫聲聒噪，竟自佯長而去。第二天大清早起，全氏下床，便提着水桶出來澆菜。驀然瞧見這種形狀，不由大呼小叫，直着嗓子喊，琢如前來驗看。匠耐琢如七遍金剛經，還不曾念完整襟危坐，動也不動。一直等他噤哩咕嚕沒有聲息，然後踱入院落，詢問全氏爲甚麼叫喊。全氏早扒伏在土穴旁邊，點明了銀子數目，足足短少了五百兩，隨即叫起撞天屈來。琢如將眉頭皺

了。皺不住的向四下張望。猛見幾個字迹寫的是（尊款暫借一用）他不由撲哧笑了一聲忙向全氏說道你放心罷這銀子是丟不掉的管許在這幾天裏有人送還給我們全氏哭喪臉問道難道你認識這個瘟賊琢如笑道這不是賊是個義士我雖然不認識他至于緩急人所時有他肯和我暫借便算看得起我像這樣人是再不失信的只可惜他不曾留下名姓叫我無從探訪未免失之交臂了我和你且將這銀子仍舊埋好不許聲張義士的名譽要緊……全氏有些待信不信又因為琢如平时的見解却還不錯免不得順從他意思辦理土饅頭重新做起木片子重新插上琢如歎頭歎腦不時的又向村前村後詢問那義士蹤迹曹酒鬼心裏明白只笑得攏不起嘴好在這樣甜棗子業已吃過難得事主又不追緝還將我當做義士看待像這樣義士若不再去幹幾次天下也沒有

這樣。馱子當下打定主意。老老實實。照依前番的辦法。又偷去五百兩。可憐。全氏正。沒日沒夜的盼望。那義士前來還款。不防這一天。又瞧見木片子。倒在地上。土饅頭挖去半邊。銀子又少了好些。免不得同琢如。嚷鬧。琢如搖手笑道。你休得亂吵。你通不見那「尊款暫借一用」依舊寫得明白。白白借錢和偷錢不同。政府裏還沒命的籌劃外債呢。你難道不許義士和我通融。全氏急道。通融通融。你都要把你女兒這幾千銀子給人通融完了。那時。人也不向你通融。你也沒處去和人通融。世上的人。若都肯講究個通融。你丢了官。也不至又賣掉孩子。我瞧這通融兩字。如今完全用他不著。（痛心語）琢如笑道。咳。到底你們婦人家。見識太淺。惟其世風。澆薄。我偏要獨爲其難。善書有云。行時時之方。便積種種之陰功。此二語。不啻爲我程琢如當頭棒喝。全氏冷笑道。你一生沒有別的本領。只會。

說這幾句屁話。等你將脊梁筋窮斷了，你才知道這些善書不能當飯吃。老實不客氣，我同你講定。從今天起，我便搭個窩鋪兒在露天心裏靠着這銀子睡覺。夜頭早晚也好放心一點。琢如忙道：「哎呀，這可不能，你和我睡在一處，我的腿筋凍得吊起來，有誰替我摟在懷這渥一渥哩……」兩人正站在院落裏鬥嘴，琢如忽然將兩個耳朵豎了，豎嚷道：「你聽見大路上咿咿呀呀這車子聲音，一定是那個義士將銀子推送得來了，快去迎接……快去迎接我說好嗎？」剛才提到他，他立刻就到你收到銀子才佩服。老夫所見不差，全氏住了嘴，果然聽見一陣車聲隨風而至，也就眉花眼笑，搶出門口，用手遮在額角上，遠遠瞧看，可不是一輛小土車直對着自己走來。後面還跟着一個少年，手裏拎的皮包，全氏喜歡極了，掉頭望着琢如說道：「嘖嘖嘖，你的話一點不錯，借得快還也還得快，只是我一

個婦人家不好和男客廝見你去周旋周旋這位義士罷……琢如此時聽見全氏讚不絕口將一雙近視眼笑得連一條縫兒都沒有更不遲緩彎腰曲背恭恭敬敬向來的那少年唱了一個肥喏紆徐不迫的說道義士降臨有失迎迓疏忽之罪伏祈寬恕……其時轉將那少年嚇噤住了連忙退了幾步尊稱一聲阿爹……琢如再一凝神細望原來那個義士已變做他兒子程春濟（一變字從琢如理想中爬剔而出）又羞又氣放下臉色說道你好你好做兒子居然拿阿爹開心我說你們甚麼叫做求學剪直學了個目無尊長（責備得極奇琢翁不獨迂而且近于怪矣）說畢這話頭也不回徑自大踏步跑入室裏盤膝而坐全氏雖然失望覺得兒子放假回來不由的堆下滿臉笑容車夫將行李什物搬入院落檐下春濟開發了車錢隨着母親登堂行了家庭常禮又含笑問適才的